

责任编辑：赵增越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历史上的奸与诈 / 潘慧生编著. —北京：中国档案出版社，2007.4

ISBN 978-7-80166-749-6

.中... .潘... .中国—古代史—通俗读物 .K2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041440号

出版 / 中国档案出版社(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106号 100050)

发行 /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 / 北京才智印刷厂

规格 / 70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0.25 320 千字

版次 /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/ 29.80 元

前 言

提起“奸”与“诈”，人们的大脑中往往会出现戏剧脸谱中白脸奸臣的形象。事实上，真正的奸诈之徒所耍的手段绝对不是普通人一眼就能看穿的。有句话说得好：“能被人看穿的，就不能称为奸诈了。”所以，在奸诈之人那里，真正的奸是一种技术，是他们圆滑处事的防弹衣。

纵观中国古代历史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奸诈也是有等级之分的。

大奸之人，像赵高、秦桧、魏忠贤之流，他们有的骗国，有的卖国，有的试图窃取权位，而且能做得天衣无缝，很少会被当事人察觉。所以，就有了“大奸似忠”一说。

小奸之人，像李莲英之辈，只会为了一己的私利，说说谎，骗骗人，打打小报告。所以，就有了“小奸伪善”之说。

大家熟知的三国，奸雄林立，无论是大奸大恶之人，还是受私利驱使的小奸鼠辈，几乎随处可见。这些我们可以从三国故事里管窥一斑。

奸诈之人善于撒谎。撒谎容易，要让人信服，且不被揭穿可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奸诈之人往往有超强的记忆力，有临场不变的定力，有一唱三和的多维思想。这些是他们撒谎的必备素质。除此之外，在谎言被揭穿后，他们还有更多的圆谎能力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要想让奸诈发挥出来，不会撒谎是万万不行的。

奸诈之人舍得用孩子去套狼。也就是说，奸诈之人使手段，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财力和物力。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空手套白狼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当然，敢这么做的奸诈之徒，都有万一

这样的付出失败的心理承受力。否则，其奸诈只能在生活中溜须拍马，得点小恩惠。要知道，奸诈之徒在算计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往往也在算计他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；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之事时有发生。

奸诈之人善于伪装。藏得住，更要守得住，这个就难了。人最容易自己出卖自己。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，不知不觉中机密就会被泄漏。奸诈之人为了不让别人看到其奸诈，必须把自己的心事压得很深很深。需要哭的时候，心里笑着，他们也会迫使自己泪如泉涌；需要笑的时候，即使心里在流血，他们也会面带春风。

奸诈之人博古通今。为了学会和掌握卑鄙的伎俩和聪慧的技能，奸诈之人几乎把自己训练的无所不能。他们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而且还能察言观色、预先领会，懂得见风使舵；他们处世圆滑，有很强的防患意识，而且知道做什么事、怎么做，对自己有利；他们有高瞻远瞩、一箭双雕、孤注一掷的精神，让人觉得他们无坚不摧，却又刀枪不入；他们能让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，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心、最诚信的人，然后以小利套取大利，以公利满足私利，以“显利”掩盖“隐利”……

所以，要对付这些奸诈之人绝非一件简单的事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决不让自己变得奸诈，时刻保持头脑清醒，冷静观察，摸清门道，让奸诈之人自己露出狐狸尾巴……

为了使大家对奸诈之人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我们特意编写了《中国历史上的奸与诈》一书。本书共分十一章，分别从不同的侧面，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奸诈之人，及其所做的奸诈之事，希望能帮大家认清奸诈之人的嘴脸。

奸邪之人虽能因阴谋诡计而得逞，但亦会因其为人所不耻而败落。他们的恶名纵然能隐瞒一时，却终不能逃过正义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。

希望本书能给大家带来做人做事方面的启迪。

第一章

奸邪小人无所不用其极

小人的不择手段、无所不用其极，是他们能猖狂一时的重要原因。然而奸邪小人因阴谋诡计而得逞，亦会因其为人所不耻而败落。历史上的君子虽屡受小人所害，但绝不能说小人是胜利者，他们的恶名纵然能隐瞒一时，却终不能逃过正义的惩罚和历史的审判。



1

奸诈之人善于钻空子

2

奸诈之人总想着如何算计别人，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求机会，钻别人的空子，然后制造事端，乱中投机取巧。他们善于拍马，懂得投其所好，因而往往能得意一时。

在封建社会，“万岁”是皇帝的专有称谓，有时王公贵族被称为“千岁”，如果一个人能被称为仅次于皇帝的“九千岁”，那么可见这个人的地位与权势。中国古代史上，作为一个太监，能被称为“九千岁”，恐怕只有明朝的大宦官魏忠贤一人。

魏忠贤原本只是一个无赖，为了逃脱欠下的赌债而自阉入宫做了太监。魏忠贤一个大字也不认识，可以说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盲，但他见识广，记性好，尤善是善长逢迎拍马之术。从性格上说，魏忠贤阴险、毒辣、残忍。

客氏是皇长孙朱由校的乳母，其人荒淫而狠毒。她知道朱由校是未来的皇帝，所以照顾朱由校很尽心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皇子停奶后，做乳母的应当离开皇宫。当朱由校停奶后，客氏却继续留在了宫中，因为朱由校过于依赖客氏。朱由校的生母去世后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客氏甚至取代了朱由校生母的角色。

在明宫中，宦官与宫女可以结成假夫妻，这种行为被称“对食”，魏忠贤就与客氏结成了“对食”。明熹宗（即朱由校）即位后，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，目不识丁的魏忠贤也因此而一跃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。魏忠贤与客氏二人沆瀣一气，横行无忌，共同把持宫中大政。

明熹宗这个人喜欢运动，爱好骑马、泛舟和演练。魏忠贤便投其所好，从全国各地精选了大批上等的好马供明熹宗骑乘，皇宫差

不多成了跑马场。魏忠贤还常带明熹宗到北海泛舟，在泛舟的时候，魏忠贤有时还与客氏充当船夫。魏忠贤还挑选甲士万余人在宫中列阵，就连宫女与宦官也都加入阵中，早晚操练，号称“内操”。明熹宗就像将军指挥士兵打斗一样进行指挥，玩得很开心。

明熹宗善于木工制作和土木工程，所以经常在宫中从事这类工作。魏忠贤深知皇帝的秉性，所以他专挑皇帝专注于木工活时来请示事情，皇帝总是不耐烦地把决定权交给魏忠贤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，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在明熹宗的纵容下，掌握大权的魏忠贤忘乎所以，飞扬跋扈，他每次出宫都浩浩荡荡，声势浩大，官绅士人则跪在道路两旁，高呼“九千岁”。

东林党人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政治集团，他们反对矿监、税监的掠夺，主张广开言路，实行改良。明熹宗执政初期，东林党人在朝中有很高的地位。魏忠贤为了达到操纵政局的目的，想把东林党人赶尽杀绝。他首先指使亲信制造了“汪文言案”，企图借此罗织罪名，陷害东林党人。时任御史的东林巨子杨涟上奏，参魏忠贤为害朝廷的“二十四条大罪”，其奏章条条有据，义正词严。但由于明熹宗深受魏忠贤与客氏迷惑，不仅没有谴责魏忠贤，反而指责杨涟捕风捉影，大胆妄言。

明熹宗的纵容助长了魏忠贤的嚣张气焰，他首先逼迫三朝元老叶向高离朝，然后便开始疯狂地迫害东林党人。杨涟、左光斗及给事中魏大中等都遭酷刑而死。魏忠贤的爪牙们把反对者都列入东林党人的名单，加以迫害，甚至连贬官在外或罢官在家的东林党人也不放过。

由于魏忠贤权倾朝野，一批无赖投机之人竟纷纷投其门下，甚至争当其干儿或义孙。礼部尚书顾秉谦，年龄比魏忠贤大很多，带着儿子叩见魏忠贤，连称自己的胡子都白了，直接做魏忠贤的儿子不合适，但魏忠贤可以把他的儿子收为义孙。大学士魏广微，因与魏忠贤同姓，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，得到了魏忠贤的信任，后来他想提拔或罢黜哪位官吏，魏忠贤都一律照准。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们为虎作伥，无恶不作，充当了魏忠贤迫害反对者的走狗。

一些无耻之徒还想出了为魏忠贤立生祠、塑雕像等无耻的招数，来讨好魏忠贤。浙江巡抚潘汝楨在西湖边为魏忠贤建立生祠，其规模超过了岳飞庙与关公庙。其后，各地都抚大吏，甚至一般商人、





无赖都纷起仿效，还请皇帝为他们建立的魏忠贤生祠赐名。这些人对魏忠贤的泥胎五拜三稽首，高呼“九千岁”。一时间，对魏忠贤的歌颂之声不绝于耳，大江南北，一片乌烟瘴气。这些人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尊敬，不再称呼他的名字，而称“厂臣”。如大学士代皇帝所批奏折上也写“朕与厂臣”，可见当时阉党魏忠贤的气焰何其嚣张。

魏忠贤还贪天之功为己功。当时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，明将袁崇焕率军取得了宁远大捷后，魏忠贤与满朝文武反而加官晋爵。

公元1627年，年仅23岁的明熹宗因纵于声色而病死，魏忠贤一下子失去了靠山。

对于魏忠贤与客氏的专权，崇祯帝早就心怀不满，因而他一上台便寻找机会除掉这两个祸害。最终，魏忠贤被碎尸万段，客氏也被乱棒打死。

2

奸人善用裙带关系

在家天下的体制下，当皇帝昏聩或弱小缺乏理政能力之时，外戚往往会借助裙带关系占用大部分甚至全部皇权，胡作非为，乱政误国，形成“外戚干政”的不正常局面。他们或贪婪成性，或鱼肉百姓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杨玉环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妃子，天宝四年（公元745年），昏庸的唐玄宗竟将杨玉环纳入宫中，不久又册封为贵妃，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杨贵妃。唐玄宗迷恋上杨贵妃后，变得厌倦政事，唐朝政治开始腐败。

杨贵妃受到唐玄宗的专宠，一荣俱荣，杨家倚仗裙带关系，自然也都受到了皇恩泽被。杨贵妃有个堂兄叫杨国忠，杨氏被册封为贵妃时，他在四川生活得很艰难，靠当地一个大财主的接济过活。当他听到这一消息后，便星夜赶往京城，通过贵妃的疏通，唐玄宗任命他做了金吾兵曹参军、闲厩判官。杨国忠从小好赌博，唐玄宗竟也能发挥他的“长处”，叫他替自己掌管蒲簿（赌博账簿）。杨国忠利用近臣身份，很快便迁升为监察御史。

当时，宰相李林甫想迫害太子。杨国忠真正的发迹，就是从协助李林甫迫害太子一事开始的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李林甫曾多次劝唐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，但唐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做太子，李林甫眼看玄宗已是花甲之年的人了，一旦太子继位，必然不利于自己，便阴谋要除掉太子。

为了达到目的，李林甫首先拿太子妃韦氏的哥哥韦坚开刀。天宝五年（公元746年）正月的一天晚上，韦坚邀请回京述职的好友、





节度使皇甫惟明吃饭。李林甫抓住这件事，让杨国忠到玄宗面前诬告韦坚勾结边将，阴谋拥立寿王做太子。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谗言，下令将两人贬官，逐出京城，接着又赐死于贬所。韦坚的弟弟为哥哥鸣不平，上书替他申冤，结果也被流放岭南。此外，因此案被牵连的还有几十人，都遭贬官流放。

很明显，李林甫和杨国忠兴此大案，当然是针对太子李亨的。太子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得将韦妃送出东宫。

同年冬天，左骁卫兵曹柳勣告发他岳父赞善大夫杜有邻谋反。凑巧，杜有邻有个女儿是太子东宫的良娣。李林甫和杨国忠抓住这一机会，逮捕处死了杜有邻，就连诬告人曹柳勣也一同被处死。此案又株连不少无辜人士，他们或被处死，或遭流放。因为杜家犯了“谋反”之罪，所以杜良娣不能再留在东宫了，太子只好忍痛把她贬为庶人。

两次兴狱，虽然使太子的地位受到了影响，但因太子一向小心谨慎，他们没有抓到直接把柄，因此，太子最终还是没有被扳倒。

杨国忠审核这两个案子时，因有杨贵妃做内线，能根据唐玄宗对人物的好恶来断案。他把一些唐玄宗不喜欢的官员牵扯进来，一同治罪，因此得到了玄宗的赏识。天宝七年（公元748年），杨国忠迁封度支员外郎，并兼领十几个官职。顷刻间，杨国忠官运亨通，权倾朝野。

老奸巨猾的李林甫本以为杨国忠是个酒囊饭袋，又初涉官场，他只是想利用其外戚身份，好置太子于死地。让李林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杨国忠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他的飞黄腾达，竟直接构成了对自己地位的威胁。当李林甫认识到这一点时，已经太晚了。

杨国忠为夺取相位，从天宝七年（公元748年）开始，施展出了自己学自李林甫的捕风捉影、栽赃陷害等各种本领，逐步剪除了李林甫的羽翼。老迈的李林甫，在这位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“后起之秀”的逼迫下，已经没有招架之功，又气又急，竟在天宝十一年（公元752年）十一月一病不起。就这样，杨国忠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宰相的宝座。

当杨国忠大权在手后，便放开手脚肆意胡作非为起来。唐朝选拔官员，按照规定，要经过尚书、门下二省三次反复审核筛选，但

杨国忠却不按这套办法去做，他事先在家随心所欲圈点好人选，然后叫尚书省官员照着注册。杨国忠自我吹嘘说是这样办事效率高。

事实上，杨国忠所选用的官员，都是些只会阿谀奉承他的无能之辈。他还把杨家沾亲带故的人提拔做官。那个曾经供食给他的财主，此时也做了京兆尹。他儿子叫杨暄，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，竟然也做了户部侍郎。

理政本来应该是件严肃的事情，但杨国忠却把理政当作儿戏。据说李林甫当朝时期，因为天下太平无事，每天只上朝半天。杨国忠更有过之，竟把杨府当作政事堂，让百官到他家里奏事。杨家姐妹还时常在一旁取笑朝官，弄得官员们很狼狈，却又敢怒不敢言。

杨国忠为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曾两次发动对南诏的战争，结果什么功劳也没立下，反倒损兵折将二十万。各地郡县的老百姓深受兵役之苦，民怨沸腾。不少人为躲避服兵役，竟然自残。杨国忠小人得志，只想及时行乐，尽情地享受荣华富贵，而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则不作任何打算。他曾对自己的门客说：“我出身低微，而且是靠裙带关系获得权力的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以后是不会有有什么好名声的。我应该及时行乐，尽情享受荣华富贵才是。”

安西四镇节度使安禄山早已窥视到唐王朝的虚弱，十几年来，他一直在招兵买马，训练军队，积蓄力量，随时准备反叛朝廷。杨国忠掌权后，安禄山瞧不起这位依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宰相，而杨国忠也看不惯这位胡帅，两人矛盾越闹越大。杨国忠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拥兵自重，一定会谋反朝廷。安禄山也利用进京机会，在玄宗面前数落杨国忠说：“臣只是个胡人，不识字。陛下对臣恩重如山，报效都来不及呢，怎敢造反！杨国忠是想诬陷我，要把我置于死地。恐怕他才有祸心！”对于玄宗来说，两个都是自己的宠臣，站在哪一边好呢？玄宗干脆对谁都不偏不向，对他俩的事都不管不问。

杨国忠说安禄山要反，但却并没有想到怎样去防备他的叛乱，反而在这节骨眼上还兴兵讨伐西南的南诏，结果损兵折将，更加削弱了唐王朝的力量。杨国忠甚至希望安禄山早反，以便在玄宗面前证明自己的预见是正确的。当公元755年安禄山正式在范阳起兵时，杨国忠竟得意地对唐玄宗说：“我早说安禄山要反，还不是被我说准了吗？”





但陛下尽管放心，他的将士是不会跟他一起反叛的。不出十天，一定会有人把安禄山的人头送来。”唐玄宗听了这番话，也有些安心了。但是，没过多久，叛军就长驱直入，渡过黄河，占领了洛阳。

公元756年7月14日，安禄山统领的叛军大举攻入长安，接到密报的唐玄宗连夜带领嫔妃以及贴身禁军仓皇出逃。第二天，逃亡队伍到达陕西境内的马嵬坡。就在这时，随行的将士突然鼓噪闹事，这个当朝宰相杨国忠瞬间死于乱军之中。随后，将士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杨国忠的姐姐——玄宗最为宠爱的杨贵妃。七十多岁的唐玄宗，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爱妃的生命，一代绝世美女香销玉殒在荒凉的马嵬坡上。

3

诬陷别人是小人的拿手好戏

小人为了自己谋私利，往往不会吝惜整体和他人的利益。诬陷是小人的拿手好戏，而他们的打击对象又都是卓有成绩的人。

战国时期的楚平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，他贪图享乐，沉湎于酒色，宠信小人，而且很愚蠢。那时，他手下有个奸佞之臣，叫费无忌，此人不但阴险狡诈，而且善于花言巧语，楚平王却很信任他。楚平王有一个儿子，名建。费无忌非常忌恨世子建，所以就经常在楚平王面前说些世子建的坏话，想方设法地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。

一天，费无忌上奏楚平王说：“世子的年纪不小了，应该为他订一门亲事了。”

楚平王问：“你看与谁通婚好呢？”

费无忌说：“如果要求婚的话，最好向秦国求婚。因为秦国是个强国，而且与楚国关系一向亲密，两个强国若结为亲家，那咱楚国的势力就会更大。”

楚平王一想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于是批准了他的建议，随即派他到秦国去为世子求婚。

秦哀公得到楚国的请求后，便与群臣商议，最后答应将自己的长女孟嬴许配给世子建。费无忌便回国报告了楚平王。楚平王立即派费无忌带着大量的珠宝彩帛去秦国迎亲。秦哀公看到礼物后十分高兴，也准备好百辆陪嫁物资，随亲侍女好几十人，让公子浦送孟嬴到楚国成婚。

在往楚国的途中，费无忌看到孟嬴确实有倾国倾城的容颜，而随妾中也有一个人相貌端庄，楚楚动人。费无忌顿时怦然心动，一





个坏主意计上心来，他细一打听，知道这个侍女是齐人，自幼跟随父亲在秦国居住，后来入宫做了孟嬴的侍女。费无忌便在驿站留宿时悄悄地接见了她，说：“我看得出来你有贵人之相，有心想抬举你做世子的正妃。如果你能为我保密，我将保你富贵不尽。”齐女听后，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

善于察言观色的费无忌知道有戏，便找个借口提前回国，入宫拜见楚平王，说：“秦女就要到了，大概离这儿只有九十多里地了。”

楚平王随口一问：“你见到过秦女吗？她长得怎么样？”

费无忌知道楚平王是个酒色之徒，正要夸秦女如何漂亮，以勾起楚平王的色心，见楚平王有此一问，正中下怀，便回答说：“臣可以说是见过许多美女，却没有见过比她更漂亮的，连楚国后宫的三千佳丽也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！”

10

楚平王一听，面色一红，半晌不语，最后才感叹道：“寡人枉是一国之主，却没有遇到过这等美色，简直就是白活了一辈子。”

费无忌听了，请楚平王退去左右之人，悄悄地说：“大王您既然喜欢秦女的美色，为什么不自己享用呢？”

楚平王说：“既然已经订下了嫁给世子，怎么能让我去占有呢？”

费无忌说：“反正还没有结婚，大王您先把秦女接进宫，谁还敢说不行。”

楚平王说：“群臣之口好封锁，可是如何堵世子之口呢？”

费无忌说：“这点请大王放心，秦女身边有一个侍女，也非常漂亮，不如就把她嫁给世子，您留着秦女。反正谁也没见过秦女，谁知道她是不是秦女呢？”

楚平王大喜，嘱咐他要小心从事。

送亲队伍到达楚国都城后，费无忌对前来送行的公子浦说：“楚国的结婚礼仪同别国不一样。新娘要先进宫见见舅姑，然后才可以成婚。”公子浦答应了。于是，费无忌命人把孟嬴和陪嫁侍女都送进宫，然后把孟嬴扮作陪嫁侍女，而侍女扮作孟嬴。然后叫世子建把齐女迎回东宫成亲。此事做得鬼神难知，满朝文武及世子都

不知其中有诈。

楚平王怕世子知道其中阴谋，便禁止世子进宫，朝夕与秦女在后宫饮酒作乐，不理朝政。费无忌也怕世子知道，于是劝楚平王让世子镇守城父，说：“秦女之事，时间一长就会泄漏出去的。如果把世子赶远一点，岂不是两全之美。”楚平王答应了，便命世子建出守城父。楚平王手下有一个叫伍奢的正直的大臣，知道费无忌是个阴险小人，便想向楚平王进谏，要他远离费无忌。不料，费无忌却先知道此事，便对楚平王进言，要楚平王派伍奢去城父辅佐世子。这样，伍奢也被赶走了。

世子去了城父后，楚平王立即立孟嬴为夫人，而将原配夫人蔡姬赶到了郢城。直到此时，世子这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已经被父王换了，但却无可奈何。

过了一年，孟嬴生了一个儿子，楚平王爱如珍宝，便取名为轸。后来，孟嬴从宫女那里探听到齐女嫁给世子建的事，不禁黯然泪下，有种被欺骗的感觉，楚平王觉察出孟嬴的心思，便百般抚慰，许下诺言要立轸为世子。

费无忌总觉得世子建是个祸患，生怕他以后继位为王，要加害于自己，又趁机在楚平王面前诬陷世子建，说：“听说世子与伍奢有谋反之心，暗中派人买通齐、晋两国，让他们帮助他起兵谋反。”

可楚平王不相信。费无忌见一计不成，便又生一计。

他说：“世子是因秦女的原因，一直怀恨在心。现在，他们在城父练兵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大王您要是不信，那就让我先辞职吧，逃到别国去，以免日后被杀。”

这句话正好戳在了楚平王的痛处上，而且他本来就想废掉世子建而立轸为世子，此时又被费无忌说得心动，不信也得信了。于是他便想马上传令废掉世子建。这时，费无忌又奏道：“太师伍奢是主要的谋划者。大王不如先把伍奢召来，再出兵袭击世子，这样可以顺利地除掉您的祸患。”

楚平王同意了他的计策，使命人召伍奢。伍奢来了，楚平王问他：“世子有谋反之心，你可知道？”

伍奢素来刚直不阿、直言快语，便说：“大王您纳子妃已经





有点过头了！现在又听小人谗言，怀疑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您于心何忍？”楚平王顿时感到惭愧，羞怒之下，命人把伍奢关了起来。

费无忌知道伍奢被囚，又奏道：“伍奢骂您纳子妃，他的怨恨已经表现得很露骨了。世子要知道伍奢被囚，怎会不动兵呢？”

楚平王说：“我也想到这一点了，所以我想派人去杀世子，只是不知道派谁去合适。”

费无忌回答道：“要是派别人去，世子一定会奋起反抗，不如悄悄告诉司马奋扬，派他去杀世子。”楚平王便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派人去告诉奋扬：“杀世子，有赏；纵世子，当死。”

奋扬得令后，立刻派心腹之人通报世子，让他赶快逃走保命，刻不容缓。世子建大惊，当时，齐女已生子名胜，世子建便携带妻子儿子连夜逃到宋国去了。

12

奋扬知道世子已经逃走了，便命人将自己绑起来，押到楚平王面前说：“世子已经逃走了。”

楚平王大怒，说：“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告诉给世子？”

奋扬说：“这件事的确是我派人通报世子的，因为大王您曾对我说：‘侍奉世子就像侍奉寡人一样。’我一直谨尊这句话，不敢有二心，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，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犯了罪，但后悔时已经太晚了。”

楚平王问：“你既然敢偷偷放走世子，难道不怕死吗？”

奋扬说：“本来就没有执行大王的命令，倘若还怕死不敢来的话，那岂不是又犯一罪吗？而且世子本来就没有叛逆行为的，杀他是没有道理的，倘若能以我之死保全世子的性命，臣已经很满足了。”

楚平王听了，略有愧色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奋扬虽然违背王命，但忠直可嘉。”就不再治他的罪，任命他为城父司马。接着，楚平王又立秦女所生之子轸为世子，费无忌为太师。

卑鄙无耻的费无忌仍不满足，一心想置伍奢于死地，又让楚平王逼伍奢把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员（即伍子胥）骗来，准备把他们全部杀害。幸好，伍员比较聪明，识破费无忌的阴谋，只身逃到了吴国，才保全了一条命。后来，伍员在吴国做了大将，兴兵讨伐楚国，最后捉住了费无忌，报了深仇大恨。

4

不可低估小人的实力

小人会使用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很多时候君子不能战胜小人。从长远看，小人的得意是暂时的。但有一点不可否认，小人的不择手段、无所不用其极，确是他们能得逞的重要原因。他们只求目的，不计其余，所以，对他们决不可低估迁就，应时刻小心防范。

汉元帝的老师萧望之是一位儒学大师，因为他正直无私、敢于言事，所以和朝中奸臣石显等人常常有冲突，石显等人时刻都想把他置于死地而快之。

萧望之早就看不惯石显等人的所作所为，为了让汉元帝疏远石显等人，他公开上书说：“中书乃执行政务的根本所在，任人不可不慎。贤达之士任之惟恐不能胜任，又怎能任用宦官石显担任如此要职呢？我冒死进言，并不是出于私怨，而是为了国家和长治久安啊。我日日担心常此下去，国家必有变乱发生，到时悔之何及？”

萧望之一人和群奸对抗，他的亲族都惶恐不安。他们劝他说：“你这样公开指责他们，他们能不千方百计地害你吗？他们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，你一个人怎能防范得了呢？你这是以卵击石，自寻死路。”

说实话，萧望之还真没把石显等人放在眼里，他笑笑说：“皇上对我很厚爱，而且我说的又全是实情真话，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，我怎么能忍心让小人为害天下？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们，我相信邪不压正。”

石显等人挖空心思，在多次诬陷萧望之不果后变了个招法，攻





击他和周堪、刘更生结为私党，图谋独揽大权。汉元帝不信此说，石显便在旁道：“此事朝中大臣多有揭发，如若纯属诬陷，也该招至廷尉，问个明白。”

汉元帝不知道“招致廷尉”就是关进监狱，于是批准此议。后来元帝明白过来，虽马上释放了萧望之等人，却为顾及颜面，也将错就错地罢了萧望之的前将军职位，周堪、刘更生被削职为民了。

萧望之的亲族据此又劝告萧望之道：“你无辜受此大难，皇上却还是解除了你的官职，看来只要奸人陷害，谁也难保你的平安了。”

萧望之并不灰心失望，他肯定地说：“皇上只是一时糊涂，小人也是一时得逞，我想事情绝不会就此了结。”

汉元帝后来有悔，又下诏说：“尊师重道，是国家兴旺的征兆。原前将军萧望之做我的师傅八年，竭诚尽力，功劳甚大，特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六百户，在宫中供职，每月初一、十五上朝，官位仅次于将军。”

这件事之后，石显等人对萧望之更是怀恨在心，一伙人便聚在一起商议对策。石显首先发言：“皇上对萧望之的感情很深厚，我听说皇上还要任命他担任丞相之职，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我在皇上面前说这样不妥，可是皇上不听我的话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”

石显的死党有人便说：“他的儿子萧仅上书为父申冤，我们尽可以此事为由，大做文章。只要皇上能将他再次下狱，相信以萧望之的清高刚烈，他是不肯受辱的，定会自杀而死。”

于是，石显等人上书给元帝，诬陷他指使儿子跟朝廷对抗，犯了大不敬之罪。为了让元帝接受，他们还强调说：“萧望之以陛下师傅自居，今又教子上书，归恶皇上，实该重惩。陛下若是不忍，也该将他暂关牢狱，促其反省，去其骄气。这也是为了他好，陛下的深意相信他自会体悟的。”

石显骗得元帝的御批，遂让使者去传召萧望之，他还派出宫中车骑包围了萧望之的府第，做出杀气腾腾的假相。

萧望之再遭此变，深怪汉元帝言而无信、反复无常，对他彻底